

第六〇一册

理學彙編

學行典

性部

五常部

仁部

義部

(卷)

四一五

五一五

五二五

五

#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卷之三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學行典

第四十七卷目錄

性部總論一

易經 繫辭上

書經 商書湯誥 太甲

詩經 大雅 孟民

子華子 大道

淮南子 齊俗訓

楊龜山集 性

二程子粹言 心性篇

張子正蒙 誠明篇

朱子學的 天德

朱子全書 性

朱子大全集 與郭中晦 答何叔京 答張敬

答胡廣仲論性業後 答劉叔文 答姜叔

權 答吳伯豐 答汪長 答林德入 答劉穎仲

方寶王 答黃道夫 答徐去章 答王子合 答張

答汪清卿 答潘恭叔 張無垢 中庸解辨 胡子

欽夫 答潘恭叔 張無垢 中庸解辨 胡子

知言疑義 玉山講義

學行典第四十七卷

性部總論一

易經 繫辭上

一陰一陽之謂道

本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也全朱子曰陰

陽是氣不是道所以為陰陽者乃道也以一日言

之則晝陽而夜陰以一月言之則望前為陽望後

為陰以一歲言之則春夏為陽秋冬為陰從古至



今恁地滾將去只是這箇陰陽是執使之然哉乃道也從此句下文分兩脚此氣之動為人為物渾是一箇道理故人未生以前此理本善所以謂繼之者善此則屬陽氣質既定為人為物所以謂成之者性此則屬陰又曰一陰一陽此是天地之理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繼之者善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成之者性也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本道具於陰而行乎陽繼言其發也善謂化育之功陽之事也成言其具也性謂物之所受言物生則有性而各具是道也陰之事也全朱子曰繼之者善如水之流行成之者性如水之止而成潭問繼之成之是道是器曰繼之成之是器善與性是道又問孟子只言性善易却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如此則性與善却是二事曰一陰一陽是總名道繼之者善是二氣五行之事成之者性是氣化以後事問性固是理然性之得名是就人生稟得言之否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這箇理在天地間時只是善无有不善者生物得來方始名曰性只是這箇理在天則曰命在人則曰性問孔子已說繼善成性如何人尚未知性到得孟子方說出曰孔子說得細膩孟子說得疎略蓋不會說性源頭不會說上面一截只是說成之者性也建安丘氏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就造化流行上說成之者性是就人心稟受上說繼之者善是就天所賦人所受中間過接上說如書帝降之衷中庸天命之性所謂降所謂命即

繼之之義

書經 商書湯誥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

傳朱子曰何故不說降善却說降衷看得衷字是

箇無過不及恰好底道理天之生物箇箇有一副

恰好底道理 恆常也自天而言則謂之降衷自

人受此衷而言則謂之性飲即道也道者性之發

用處真氏曰六經言性始見於此

太甲

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

傳漢孔氏曰言習行不義將成其性鄭氏曰習慣

熟也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

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

詩經

大雅 烝民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注朱言天生衆民有是物必有是則蓋自百骸九竅

五臟而達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無非物也

而莫不有法焉如視之明聽之聰貌之恭言之順

君臣有義父子有親之類是也是乃民所執之常

性故其情無不好此美德者昔孔子讀詩至此而

贊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

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而孟子引之以證性善之說

其旨深矣讀者其致思焉全大山真氏曰盈天地

之間莫非物也人亦物也事亦物也有此物則具

此理是所謂則也則者準則之謂一定而不可易

也舜而言秉者渾然一理具於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為其有此故於美德無不知好之者仁義忠孝所謂美德也人無賢愚莫不好之也覺軒蔡氏曰天命所賦謂之則人性所稟謂之彝存於心而有所得者謂之德其實一而已矣孔子又加一必字於有則之上加一故字於好是之上其旨愈明矣孟子舉此詩蓋謂秉彝好德心之所好處即是性之發動處就性初發動處指出以示人方見得性之本善定宇陳氏曰天之生人氣以成形理亦賦焉氣之成形者物也理之成性者則也自性之確然有定者言之謂之則自性之秩然有常者言之謂之彝自其行道而得此性理於心者言之謂之德好以情言也惟其有此則是以乘此彝惟其性秉此彝是以情好此德情之所發好善如此則性之本善可知矣此言賦受性情至精至微之理三百篇第一義也

子華子

大道

子華子曰人之性其猶水然水之原本甚潔而無有衰穢其所以湛之者久則不能以無易也易而不能反其本初則還復疑於自性者矣是故方圓曲折湛於所遇而形易矣青黃赤白湛於所受而易矣矜匄淙射湛於所閱而響易矣洄洑激溶湛於其所以容而態易矣鹹淡芳臭湛於其所以染而味易矣凡此五易者非水性也而水之所以為性者則然矣是故古之君子慎其所以湛之

淮南子

齊俗訓

原人之性無穢而不得清明者物或堞之也堯氏變翟嬰兒生皆同聲及其長也雖重象狄駸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今令三月嬰兒生而徙國則不能知其故俗由此觀之衣服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夫竹之性浮殘以為磔束而投之水則沈失其體也金之性沈託之於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夫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縑之性黃染之以丹則赤人之性無邪久湛於俗則易易而忘本合於若性故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澱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唯聖人能遺物而反己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極也有以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營營若隴西之遊愈躁愈沈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而汝服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孔子知其本也夫縱欲而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身則危以治國則亂以入軍則破是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

揚龜山集

性

揚雄云學所以修性夫物有變壞然後可修性無變壞豈可修乎性不假修故中庸但言率性尊德性孟子但言養性孔子但言盡性仲素問橫渠云氣質之性如何曰人所資稟固有不回者若論其本則無不善蓋一陰一陽之謂善陰陽無不善而人則受之以生故也然而善者其常也亦有時而惡矣猶人之生也氣得其和則為安樂人及其有疾也以氣不和則反常矣其常者性也此孟子

所以言性善也橫渠說氣質之性亦云人之性有剛柔緩急強弱昏明而已非謂天地之性然也今夫水清者其常然也至於汩濁則沙泥混之矣沙泥既去其清者自若也是故君子於氣質之性必有以變之其澄濁而未清之議歟

橫渠言性未成則善惡混疊疊而繼善者斯為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伯思疑此以問公曰不知橫渠因何如此說據此說於易之文亦自不通却令伯思說伯思言善與性皆當就人言繼之為說如子繼父成乃無所虧之名矣若非人即不能繼而成之曰不獨指人言萬物得陰陽而生皆可言繼之善亦有多般如乾之四德有仁義禮智之不同後人以配四時若如四時則春固不可為秋冬固不可為夏其實皆善也元者特善之長也固出於道故曰繼之者善性則具足圓成本無虧欠要成此道除是性也今或以萬物之性為不足以成之蓋不知萬物所以賦得偏者自其氣稟之異非性之偏也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性特貴於萬物耳何常與物是兩般性

二程子粹言

心性篇

子曰告子言生之謂性通人物而言之也孟子道性善極本原而語之也生之謂性其言是也然人有人之性物有物之性牛有牛之性馬有馬之性而告子一之則不可也使孟子不申問告子不嗣說烏知告子之未知義孟子為知言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之可聞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命在人則謂

之性其用無窮則謂之神一而已矣 或問韓文公揚雄言性如何子曰其所言者才耳 韓侍郎曰凡人視聽言動不免幻妄者蓋性之不善也子晒之曰謂性之不善者則求一善性而易之可乎 君子慮及天下後世而不止乎一身者窮理而不盡性也小人以一朝之忿會身之不遑恤非其性之盡也 天人無二不必以合言性無內外不必以分語 王介甫曰因物之性而生之直內之敬也成物之形而不可易方外之義也子曰信斯言也是物先有性然後神因而生之則可乎 不知性善不可以言學知性之善而以忠信爲本是曰先立乎其大本也 或問人性本明其有蔽何也子曰性無不善其偏蔽者由氣稟清濁之不齊也 德性云者言性可貴也性之德言性所有也 或問性之成形猶金之爲器歟子曰比之氣可也不可以比性 受于天之謂性稟于氣之謂才才有善否由氣稟有偏正也性則無不善能養其氣以復其正則才亦無不善矣 人性果惡耶則聖人何爲能反其性以至于斯也 人之性猶器受光于日佛氏言性猶置器日下傾于此彼爾日固未嘗動也 不誠不莊而曰盡性者無之性之德無僞慢不免乎僞慢者未嘗知其性也 無妄天性也萬物各得其性一毫不加損矣

張子正蒙

誠明篇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義命合一存乎理仁知

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誠身不過不已于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爲貴誠有是物則有終有始僞實不有何終始之有故曰不誠無物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未如之何矣天能爲性人謀爲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爲能而以人謀爲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天所性者通極于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于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于命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我分內兩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水凝釋雖異爲物一也受光有小大昏明其照納不二也天良能本吾良能願爲有我所喪爾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與性其總合兩也命其受有則也不極總之要則不至受之分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天所自不能已者謂命不能無感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憂而同其無憂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于飲食鼻舌于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未喪本焉爾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至

于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莫不性諸道命諸天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遺也至于命然後能成已成物不失其道以生爲性既不通晝夜之道且人與物等故告子之妄不可不誣性于人無不善繫其善反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不善反者也命于人無不正繫其順與不順而已行險以僥倖不順命者也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性未成則善惡混故堯舜而繼善者斯爲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德不勝氣性命于氣德勝其氣性命于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夭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也所謂天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下必歸焉不歸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仲尼與繼世之君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正謂天理馴致非氣稟當然非志意所與也必曰舜禹云者餘非乘勢則求焉者也利者爲神滯者爲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于心心禦見聞不弘于性上知下愚習與性相遠既甚而不可變者也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君子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時義而已君子教人舉天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己也述天理而時措之也和樂道之

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而已矣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未嘗偽且慢故知不免乎偽慢者未嘗知其性也勉而後誠莊非性也不勉而誠莊所謂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與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非幸福于回則免難于苟也屈伸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偽也至誠則順理而利偽則不循理而害順性命之理則所謂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為自取其險幸也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滅理窮欲人為之招也

朱子學的

天德

或問性朱子曰程子言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張子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自古論性至程子方始明備 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者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者也 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則不能無偏 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 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為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所能為也其至切而近者則心之為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

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大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外於己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是乃上帝所降之衷烝民所秉之彝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夫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 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性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 心主乎身其所以為體者性也所以為用者情也是以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 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為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者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 情之未發者性也是乃所謂中也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發者情也其皆中節所謂和也天下之達道也皆天理之自然也妙性情之德者心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達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 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 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繆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

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此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固有非始學所當議者然射者之的行者之家亦學者立志之初所當知也 朱子全書

性

道即性性即道固只是一物然須看因其與做性因甚喚做道 性即理也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 生之理謂性 性是天生成許多道理 性是實理 仁義禮智皆具 諸儒論性不同非於善惡上不明乃性字安頓不著 聖人只是識得性百家紛紛只是不識性字揚子鶴鶴突突荀子又所謂隔靴爬癢 因看管等說性曰論性要須先識得性是箇甚麼 竟却無形影只是這一箇道理在人仁義禮智性也 然四者有何形狀亦只是有如此道理有如此道理 便做得許多事出來所以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也 譬如論藥性性寒性熱之類藥上亦無討這形狀處 只是服了後却做得冷做得熱底便是性便只是仁 義禮智孟子說仁義禮智根於心如曰惻隱之心便是心上說情又曰邵堯夫說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郭郭此說甚好蓋道無形體只性便是道之形體 然若無箇心却將性在甚處須是有箇心便收拾得 這性發出出來蓋性中所有道理只是仁義禮智便是實理吾儒以性為實釋氏以性為空若是指性來 做心說則不可令人往往以心來說性須是先識得 方可說如有天命之性便有氣質若以天命之性為

根於心則氣質之性又安頓在何處謂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都是心不成只道心是心人心不是心一身之中裏面有五臟六腑外面有耳目口鼻四肢這是人人都如此存之爲仁義禮智發出來爲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人人都有此以至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君臣亦莫不皆然至於物亦莫不然但其拘於形拘於氣而不變然亦就他一角子有發見處看他也有自父子之親有牝牡便是有夫婦有大小便是有兄弟就他同類中各有羣衆便是有朋友亦有主腦便是有君臣只緣本來都是天地所生共這根蒂所以大率多同聖賢出來撫臨萬物各因其性而導之如昆蟲草木未嘗不順其性如取之以時用之有節當春生時不厭天不覆巢不殺胎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獮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所以能使萬物各得其所者惟是先知得天地本來生生之意 伊川性卽理也四字顛撲不破實自己上見得出來其後諸公只聽得便說將去實不曾就己上見得故多有差處 問明道言今人說性多是說繼之者善如孟子言性善是也此莫是說性之本體不可言凡言性者只是說性之流出處如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之類否先生點頭後江西一學者問此先生答書云易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是夕復語文蔚曰今日答書覺得未是文蔚曰莫是易言繼善是說天道流行處孟子言性善是說人性流出處易與孟子就天人分上各以流出處言明道則假彼以明此耳非如先生未生已生之云曰然 人性無不善雖桀紂

之爲窮凶極惡也知此事是惡但是我要恁地做不奈何便是人欲奪了 先生問性如何是道之形體淳曰道是性中之理先生曰道是泛言性是就自家身上說道在事物之間如何見得只就這裏驗之性之所在則道之所在也道是在物之理性是在己之理然物之理都在我此理之中道之骨子便是性季隨主其家學說性不可以善言本然之善本自無對才說善時便與那惡對矣才說善惡便非本然之性矣本然之性是上面一箇其尊無比善是下面底才說善時便與惡對非本然之性矣孟子道性善非是說性之善只是贊歎之辭說好箇性如佛言善哉某嘗辨之云本然之性固渾然至善不與惡對此天之賦予我者然也然行之在人則有善有惡做得是者爲善做得不是者爲惡豈可謂善者非本然之性只是行於人者有二者之異然行得善者便是本然之性也若如其言有本然之善又有善惡相對之善則是有二性矣方其得於天者此性也及其行得善者亦此性也只是纔有箇善底便有箇不善底所以善惡須著對說不是元有箇惡在那裏等得他來與之爲對只是行得錯底便流入於惡矣此文定之說故其子孫皆主其說而致堂五峯以來其說益差遂成有兩性本然者是一性善惡相對者又是一性他只說本然者是性善惡相對者不是性豈有此理然文定又得於龜山龜山得之東林常總龜山鄉人與之往來後住廬山東林龜山赴省又往見之總極聰明深通佛書有道行龜山問孟子道性善說得是否總曰是又問性豈可以善惡言總曰本然之性

不與惡對此語流傳自他然總之言本亦未有病蓋本然之性是無惡及至文定遂以性善爲贊歎之辭到得致堂五峯輩遂分成兩截說善底不是性若善底非本然之性却那處得這善來既曰贊歎性好之辭便是性矣若非性善何贊歎之有如佛言善哉善哉爲贊歎之辭亦是說這箇道好所以贊歎之也二蘇論性亦是如此嘗言孟子道性善猶云火之能熟物也荀卿言性惡猶云火之能焚物也龜山反其說而辨之曰火之所以能熟物者以其能焚故耳若火不能焚物何從熟蘇氏論性說自古聖人以來至孔子不得已而命之曰一寄之曰中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始支矣盡是胡說他更不看道理只認我說得行底便是諸胡之說亦然季隨至今守其家說 因論湖湘學者崇尚知言曰知言固有好處然亦大有差失如論性却曰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既無善惡又無是非則是生子湍水之說爾如曰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己則是以好惡說性而道在性外矣不知此理却從何而出問所謂探視聽言動無息之際可以會情此猶告子生之謂性之意否曰此語亦有病下文謂道義明著孰知其爲此心物欲引誘孰知其爲人欲便以道義對物欲却是性中本無道義遂旋於此處攙入兩端則是性亦可以不善言矣如曰性也者天地鬼神之與也善不足以名之况惡乎孟子證性善云者歎美之辭不與惡對其所謂天地鬼神之與言語亦大故誇逞某嘗謂聖賢言語自是平易如孟子尚自有些險處孔子則直是平實不與惡對之

說本是龜山與總老相遇因論孟子說性會有此言  
文定往往得之龜山故有是言然總老當時之語猶  
曰渾然至善不與惡對猶未甚失性善之意今夫其  
渾然至善之語而獨以不與惡對為歎美之辭則其  
失遠矣 孟子說性善是就用處發明人性之善程  
子謂乃極本窮原之性却就用處發明本理 問橫  
渠言物所不能無感謂性此語如何曰有此性自是  
因物有感見於君臣父子日用事物當然處皆感也  
所謂感而遂通是也此句對了天所不能自己謂命

蓋此理自無息止時晝夜寒暑無一時停故逝者如  
斯而程子謂與道為體這道理今古晝夜無須息  
故曰不能已 又舉邵子性者道之形體處曰道雖  
無所不在然如何地去尋討他只是回頭來看都在  
自家性分之內自家有這仁義禮智便知得他也有  
仁義禮智千人萬人一切萬物無不是這道理推而  
廣之亦無不是這道理他說道之形體便說得好  
朱子大全集

與郭冲晦

性善之善非善惡之善某竊謂極本窮原之善與善  
惡未流之善非有二也但以其發與未發言之有不  
同耳蓋未發之善只有此善而其發為善惡之善者  
亦此善也既發之後乃有不善以雜焉而此所謂善  
者即極本窮原之發耳叢書所謂無為之時性動之  
後者既得之矣而又曰性善之善非善惡之善則某  
竊恐其自相矛盾而有以起學者之疑也

答何叔京

天命之謂性有是性便有許多道理總在裏許故曰

性便是理之所會之地非謂先有無理之性而待其  
來會於此也但以伊川性即理也一句觀之亦自可  
見矣心妙性情之德妙字是主宰運用之意又所引  
孝德之本雖不可以本末言然孝是德中之一事此  
孝德為本而彼眾德為末耳今日性理之本則謂性  
是理中之一事可乎又云天下之理皆宗本於此則  
是天下之理從性生而出而在性之外矣其為兩物不  
亦大乎

又

來教謂不知自何而有此人欲此問甚緊切某竊以  
謂人欲云者正天理之反耳謂因天理而有人欲則  
可謂人欲亦是天理則不可蓋天理中本無人欲惟  
其流之有差遂生出人欲來程子謂善惡皆天理謂  
之惡者本非惡但過與不及便如此所引惡亦不可  
不謂之性意亦如此

答張敬夫問曰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則知天矣心體廓  
然初無限量惟其格於形器之私是以有所蔽而不  
盡人能克己之私以窮天理至於一旦脫然私意剝  
落則廓然之體無復一毫之蔽而天下之理遠近精  
粗隨所擴充無不通達性之所以為性天之所以為  
天蓋不離此而一以貫之無次序之可言矣孔子謂  
天下歸仁者正此意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心性皆天之所以與我  
者不能存養而格亡之則非所以事天也夫心主乎  
性者也敬以存之則性得其養而無所害矣此君子  
之所以奉順乎天蓋能盡其心而終之之事願冉所

以請事斯語之意也然學者將以求盡其心亦未有  
不由此而入者故敬者學之終始徹上徹下之道

答馮作肅

某所與嵩卿云理即性也不可言本此言得之但其  
下分別感有內外則有病作肅非之是也作肅又云  
性者自然理則必然而不可悖亂者此意亦近之但  
下云理不待性而後有必因性而後著此則有大病  
蓋如此則以性與理為二也下云性者理之會却好  
理者性之通則又未始蓋理便是性之所有之理性  
便是理之所會之地而嵩卿失之於太無分別作肅  
又失之於太分別所以各人只說得一邊也

答胡廣仲

性善之善不與惡對此本龜山所聞於浮屠常總者  
宛轉說來似亦無病然謂性之為善未有惡之可對  
則可謂終無對則不可蓋性一而已既曰無有不善  
則此性之中無復有惡與善為對亦不待言而可知  
矣若乃善之所以得名是乃對惡而言其曰性善是  
乃所以別天理於人欲也天理人欲雖非同時並有  
之物然自其先後公私邪正之反而言之亦不得不  
為對也今必謂別有無對之善此某之所疑者也

又

伊川先生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  
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  
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  
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繫矣某詳味  
此數語與樂記之說指意不殊所謂靜者亦指未感  
時言爾當此之時心之所存渾是天理未有人欲之



僞故曰天之性及其感物而動則是非真妄自此分矣然非性則亦無自而發故曰性之欲動字與中庸發字無異而其是非真妄特決於有節與無節中節與不中節之間耳來教所謂正要此處識得真妄是也然須是平日有涵養之功臨事方能識得若茫然都無主宰事至然後安排則已緩而不及於事矣至謂靜字所以形容天性之妙不可以動靜真妄言則某却有疑焉蓋性無不該動靜之理具焉若專以靜字形容則反偏却性字矣記以靜為天性只謂未感物之前私欲未萌渾是天理耳不必以靜字為性之妙也真妄又與動靜不同性之為性天下莫不具焉但無妄耳今乃欲并與其真而無之此韓公道無真假之言所以見譏於明道也伊川所謂其本真而靜者真靜兩字亦自不同蓋真則指本體而言靜則但言其初未感物耳明道先生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矣蓋人生而靜只是情之未發但於此可見天性之全非真以靜狀性也

答胡廣仲論性彙後

此篇出於論定之初徒以一時之見驟正累年之失其向背出入之際猶有未服習者又持孤論以當衆賢心亦不自安故自今讀之尚多遺恨如廣仲之言既以靜為天性之妙又論性不可以真妄動靜言是知言所謂歎美之善而不與惡對者云爾應之宜曰善惡也真妄也動靜也一先一後一彼一此皆以對待而得名者也不與惡對則不名為善不與動對則不名為靜矣既非妄又非真則亦無物之可指矣今不知性之善而未始有惡也真而未始有妄也主乎

靜而涵乎動也顧曰善惡真妄動靜凡有對待皆不可以言性而對待之外別有無對之善與靜焉然後可以形容天性之妙不亦異乎當時酬對既不出此而他所言亦多曠闕如論性無不該不可專以靜言此固是也然其說當云性之分雖屬乎靜而其蘊則該動靜而不偏故樂記以靜言性則可如廣仲遂以靜字形容天性之妙則不可如此則語意圓矣如論程子真靜之說以真為本體靜為未感此亦是也然當云下文所謂未發即靜之謂也所謂五性即真之謂也然則仁義禮智信云者乃所謂未發之蘊而性之真也與如此則文義備矣

答劉叔文

未有此氣已有此性氣有不存性却常在雖其方在氣中然氣自氣性自性亦自不相夾雜至論其徧體於物無處不在則又不論氣之精粗而莫不有是理焉不當以氣之精者為性性之粗者為氣也

答姜叔權

程子言性即理也而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兩說正相發明而叔權所論乃欲有所優劣於其間則不惟未達邵子之意而於程子之語亦恐未極其蘊也方君所謂道者天之自然性者天之賦予萬物萬物稟而受之亦皆祖述先儒之舊蓋其實雖非兩物而其名之異則有不可不分者且其下文有曰雖稟而受之於天然與天之所以為天者初無餘欠則固未嘗判然以為兩截也但其曰道體無為人心有動則性與心字所主不同不可以此為說耳如邵子又謂心性之郭郭乃為近之但其語意未免太粗須知心

是身之主宰而性是心之道理乃無病耳

答吳伯豐

問明道曰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說人性善是也伊川曰若乃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性曰以上不容說者是指天命本體對其稟賦在人者而言極本窮源者是就人所稟之正理對氣質之性為說此云繼之者善亦與通書所指不同乃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可以為善之意四端之正是也

答汪長孺

道無方體性有神靈此語略有意思但神靈二字非所以言性耳告子所謂生之謂性近世佛者所謂作用是性其失正墮於此不可不深究也性立天下之有方君之言正得胡子之意但引之以明邵子之言則為未當耳今反譏其不得胡子之意則誤矣方君所云天地萬物以性而有性字蓋指天地萬物之理而言是乃所謂太極者何不可之有天地雖大要是有形之物其與人物之生雖有先後然以形而上下分之則方君之言亦未大失也而長孺亦非之過矣

答胡季隨

先訓之嚴後人自不當置議論於其間但性之有無善惡則當舍此而別論之乃無隱避之嫌而得盡其是非之實耳善惡二字便是天理人欲之實體今謂性非人欲可矣由是而并謂性非天理可乎曰曰極言乎性之善而不可名又曷若直謂之善而可名之為甚易而實是也

答方賓王

性即理也今以為萬理之所自出又似別是一物康節先生云性者道之形體此語却似親切也又云靜而不知所存則性不得其中性之必中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但為人失其性而氣質昏之故有不中而非性之不得其中也

又

性者道之形體乃擊壤集序中語其意蓋曰性者人所稟受之實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也事物之理固具於性但以道言則沖漠散殊而莫見其實惟求之於性然後見其所以為道之實初不外乎此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亦以此而言耳

又

性者道之形體但謂之道則散在事物而無緒之可尋若求之於心則其理之在是者皆有定體而不可易耳理之在心即所謂性故邵子下文又曰心者性之郭郭也以此考之所謂性之得失可見矣

答黃道夫

示論性氣之說甚善但則者人之所以循乎天循字恐未安蓋則之一字方是人之所受乎天者至於所謂養之以福乃所謂循乎天耳西銘天地之塞似亦著擴充字未得但謂充滿乎天地之間莫非氣而吾所得以為形骸者皆此氣耳天地之帥則天地之心而理在其間五行謂水火木金土各一其性則為仁義禮智信之理而五行各專其一人則兼備此性而無不善及其感動則中節者為善不中節者為不善

答林德久

嘗愛韓子說所以為性者五而今之性者皆維老

佛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高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是仁義禮智之實如老佛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裏面包得四者今人却為不曾曉得自家道理只見得他說得熟故如此不能無疑又纔見說四者為性之體便若實有此四塊之物磊塊其間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為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也但於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狀有界限而實亦非有牆壁遮欄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體無著莫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便省力耳

答劉韜仲

問伊川先生云性即是理炳謂所謂理者仁義禮智是也未知是否曰四者固性之綱維然其中無所不包更詳味之

答汪清卿

所喻五常即是五行之性初無異義此性本善但感動之後或失其正則流於惡耳此等處反之於身便自見得不必致疑只是自家感動善惡之端須常省察持守耳

答徐彥章

承論諱復益見精詣鄙意竊謂未發之前固不可謂之無物但便謂情性無一更無虛靜時節則不可耳蓋未發之前萬理皆具然乃虛中之實靜中之動渾

然未有形影著見故謂之中及其已發然後所具之

實理乃行乎動者之中耳來喻本欲自拔於異端然却有侵過界分處而主張太過氣象急迫無沈浸醞郁之味九非小失願且寬平其心涵泳此理而徐剖析於毫釐之際然後乃為真知儒佛之邪正不必如是之迫切也前日見論語說中破伊川先生孝弟為仁之本之說此正是於情性之際未能分別恐當更加味玩未可率然立論輕詆前賢也致中和一節亦當深思毋以先人之說為主幸甚幸甚

答王子合

竊謂聖人既已玩易而默契其妙自然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更無先後之可言

理固無先後然時與事則不能無先後之殊矣此等處須仔細著實理會不可一向掠空說向上去無收殺也

性之初只有善本無惡之可言乃四德之元五常之仁也孟子所謂性善者此是也明道言繼之者善方言性之發用則四端之心是也烏得與情合而言之

性之始終一於善而已不當云性之初只有善也若如所云則謂性之終為有惡可乎性之發用非情而何情之初則可謂有善而無惡耳乃若其情若字恐亦未必訓順也

答張欽夫

所示彪丈書論天命未契處想尊兄已詳語之然彪丈之意似欲更令下語雖自度無由尊兄之意外者然不敢不自竭以求教也蓋某昨聞彪丈謂天命唯

人得之而物無所與鄙意固已不能無疑今觀所論則似又指稟生賦形以前爲天命之全體而人物所受皆不得而與焉此則某之所尤不曉也夫天命不已固人物之所同得以生者也然雖乎人物之所受而別有全體哉觀人物之生無窮則天命之流行不已可見乎但其所乘之氣有偏正純駁之異是以稟而生者有人物賢否之不一物固隔於氣而不能知衆人亦蔽於欲而不能存是皆有以自絕於天而天命之不已者初亦未嘗已也人能反身自求於日用之間存養體察以去其物欲之蔽則求仁得仁本心昭著天命流行之全體固不外乎此身矣故自昔聖賢不過使人盡其所以正心修身之道則仁在其中而性命之理得伊川先生所謂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正謂此耳夫豈以天命全體置諸被命受生之前四端五典之外而別爲一術以求至乎彼哉蓋仁也者心之道而人之所以盡性至命之樞要也今乃言聖人雖教人以仁而未嘗不本性命以發之則是以仁爲未足而又假性命之云以助之也且謂之大本則天下之理無出於此但自人而言非仁則無自而立故聖門之學以求仁爲要者正所以立大本也今乃謂聖人言仁未嘗不兼大本而言則是仁與大本各爲一物以此兼彼而後可得而言也凡此皆某所未喻不知彪丈之意竟何如耳知言首章即是說破此事其後提撥仁字最爲緊切正恐學者作二本三本看了但其間亦有急於曉人而剖析太過略於下學而推說太高者此所以或啓今日之弊序文之作推明本意以救末流可謂有功於此書而爲幸

於學者矣尚何疑之有哉釋氏雖自謂惟明一心然實不識心體雖云心生萬法而實心外有法故無以立天下之大本而內外之道不備然爲其說者猶知左右迷藏曲爲隱諱終不肯言一心之外別有大本也若聖門所謂心則天序天秩天命天討惻隱羞惡是非辭讓莫不該備而無心外之法故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是以天人性命豈有二理哉而今之爲此道者反謂此心之外別有大本爲仁之外別有盡性至命之方竊恐非惟孤負聖賢立言垂後之意平生承師問道之心竊恐此說流行反爲異學所攻重爲吾道之累故因來示得效其愚幸爲審其是否而復以求教於彪丈幸甚幸甚

#### 答潘恭叔

性固不能不動然其無所不有非爲其不能不動而後然也雖不動而其無所不有亦曷嘗有虧欠哉釋氏之病乃爲錯認精神魂魄爲性非爲不知性之不能動而然也使其果能識性即不可謂之妄見既曰妄見則不可言見夫性之本空此等處立語未盡恐亦是見得未分明也

#### 張無垢中庸解辨

張氏云天命之謂性第贊性之可貴耳未見人收之爲己物也率性之謂道則人體之爲己物而入於仁義禮智中矣愚謂天命之謂性言性之所以名乃天之所賦人之所受義理之本原非但贊其可貴而已性亦何待於人贊其貴耶董子曰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此可謂庶幾子思之意而異乎張氏之

言矣且既謂之性則固已自人所受而言之今日未爲己物則是天之生是人也未以此與之而置之他所必是人者自起而收之而後得以爲己物也不知未得此性之前其爲人也孰使之呼吸食息於天地之間以收此性且夫性者又豈塊然一物寓於一處可搏而置之軀殼之中耶仁義禮智性之所有與性爲體者也今日體爲己物然後入於仁義禮智之中則是四者逆設於此而後性來於彼也不知方性之未入也是四者又何自而來哉

#### 胡子知言疑義

知言曰好惡性也小人好惡以己君子好惡以道察乎此則天理人欲可知某按此章卽性無善惡之意若果如此則性但有好惡而無善惡之則矣君子好惡以道是性外有道也察乎此則天理人欲可知是天理人欲同時並有無先後賓主之別也然則所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者果何物乎龜山楊子曰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却是此語直截而胡子非之誤矣南軒曰好惡性也此一語無害但著下數語則爲病矣今欲作好惡性也天理之公也君子者循其性者也小人則以人欲亂之而失其則矣某謂好惡固性之所有然直謂之性則不可蓋好惡物也好善而惡惡物之則也有物必有則是所謂形色天性也今欲語性乃舉物而遺則恐未得爲無害也

#### 玉山講義

大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

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韓文公云人之所以為性者五其說最為得之却為後世之言性者多雜佛老而言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之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指也五者之中所謂性者是箇真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真實而無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說只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撙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為用則仁者為惻隱義者為羞惡禮者為恭敬智者為是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脈不相淆亂所謂情也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自各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自見箇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仁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所言之外

添入一箇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別出來耳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蓋禮又是仁之著智又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於四者之中也若論體用亦有兩說蓋以仁存於心而義形於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以仁義相為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為體用若認得熟看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橫顛倒無處不通而日用之間行著習察無不是著功夫處矣珙又請曰三代以前只是說中說極至孔門答問說著便是仁何也先生曰說中說極今人多錯會了他文義今亦未暇一一詳說但至孔門方說仁字則是列聖相傳到此方漸次說親切處爾夫子所以賢於堯舜於此亦可見其一端也然仁之一字須更於自己分上實下功夫始得若只如此草草說過無益於事也先生因舉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一章而遂言曰所謂性者適固已言之矣今復以一事譬之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職朝廷所命之職無非使之行法治民豈有不善天之生此人無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理亦何嘗有不善但欲生此物必須有氣然後此物有以聚而成質而氣之為物有清濁昏明之不同稟其清明之氣而無物慾之累則為聖稟其清明而未純全則未免微有物慾之累而能克以去之則為賢稟其昏濁之氣又為物慾之所蔽而不能去則為愚為不肖是皆氣稟物慾之所為而性之善未嘗不同也堯舜之生所受之性亦如是耳但以其氣稟清明自無物慾之蔽故為堯舜初非有所增益於性分之外也故學

者知性善則知堯舜之聖非是強為識得堯舜做處則便識得性善底規模樣子而凡吾日用之間所以去人慾復天理者皆吾分內當然之事其勢至順而無難此孟子所以首為文公言之而又稱堯舜以實之也但當戰國之時聖學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知己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聞是說者非惟不信往往亦不復致疑於其間若文公則雖未能盡信而已能有所疑矣是其可與進善之萌芽也孟子故於其去而復來迎而謂之曰世子疑吾言乎而又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蓋古今聖愚同此一性則天下固不啻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猶必可至况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為之難乎然或氣稟昏愚而物慾深固則其勢雖順且易亦須勇猛著力痛切加功然後可以復於其初故孟子又引商書之言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但悠悠似做不做則雖本甚易而反為至難矣此章之言雖甚簡約然其反復曲折開曉學者最為深切諸君更宜熟讀深思反復玩味就日用間便著實下功夫始得中庸所謂尊德性者正謂此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學行典

第四十八卷目錄

性部總論二

性理大全 性 人物之性 氣質之性

學行典第四十八卷

性部總論二

性理大全

性

程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孟子言性之善是性之本孔子言性相近謂其稟受處不相遠也人性皆善所以善者於四端之情可見 人之性果惡耶則聖人何為能反其性以至於斯也 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之性善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後之學者隨文析義求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遠矣 自性而行皆善也聖人因其善也則為仁義禮智信以名之以其施之不同也故為五者以別之合而言之皆道別而言之亦皆道也舍此而行是悖其性也是悖其道也而世人皆言性也道也與五者異其亦弗學歟其亦未體其性也歟其亦不知道之所存歟 或曰某

欲以金作器比性成形曰金可比氣不可比性 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也道妙而無形性則仁義禮智具而體著矣

延平李氏曰動靜真偽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非性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也惟

求靜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真於未始有偽之先而性之真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 天下之理無異道也天下之人無異性也性惟不可見孟子始以善形之惟能自

性而觀則其致可求苟自善而觀則理一而見二 南軒張氏答胡伯逢曰性善之說詳程子之言謂人生而靜以上更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繼之

曰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但請詳味此語意自可見大抵性固難言而惟善

可得而名之此孟子之言所以為有根柢也但所謂善者要人能明之耳

東萊呂氏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命之謂性也若有恆性率性之謂道也

或問性中具仁義禮智道德如何潛室陳氏曰行是四者即為道得是四者即為德

北溪陳氏曰孟子道性善從何而來孔子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一陰

一陽之理者為道此是統說箇太極之本體繼此者為善乃是就其閒說造化流行生育賦予更無別物

只是箇善而已此是太極之動而陽時所謂善者以實理言即道之方行者也到此者為性是說人物

受得此善底道理去各成箇性耳是太極之靜而陰

時此性字與善字相對是即所謂善而理之已定者也繼成字與陰陽字相應是指氣而言善性字與道字相應是指理而言此夫子所謂善是就人物未生之前造化源頭處說善乃重字為實物若孟子所謂性善則是就成之者性處說是人生以後事善乃輕字言此性之純粹至善耳其實由造化源頭處有是繼之者善然後成之者性時方能如是之善則孟子之所謂善實淵源於夫子所謂善者而來而非有二本也易之言及周子通書程子說已明備矣至明道又謂孟子所謂性善者只是說繼之者善也此又是借易語移就人分上說是指四端之發處言之而非易之本旨也

西山真氏曰仁義禮智信之性古人謂之五常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道古人亦謂之五常以性之體而言則曰仁義禮智信以性之用而言則曰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其實則一而已天下豈有性外之理哉

人物之性

程子曰天降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是於下萬物流行各正性命是所謂性也各正性命而不失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為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為牛之性又不為馬底性此所謂率性也人在天地之間與萬物同流天幾時分別出是人是物 無妄天性也萬物各得其性一毫不加損矣 禽獸與人絕相似只是不能推然禽獸之性却自然不待學不待教如管巢養子之類是也人雖至靈却斲喪處極多只有一件嬰兒飲乳是自然

非學也其他皆誘之也 孟子言性當隨文看不以告子生之謂性為不然者此亦性也彼命受生之後謂之性爾故不同繼之以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然不害為一若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性 鉛鐵性殊點化為金不辨鉛鐵之性人之於性猶器之受光於日日本不動之物

張子曰天下凡物之性者如言金性剛火性熱牛之性馬之性也莫非固有 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于天道與聖人一

藍田呂氏曰人受天地之中其生也具有天地之德柔強昏明之質雖異其心之所然者皆同特蔽有淺深故別而為昏明稟有多寡故分而為強柔至於理之所同然雖聖愚有所不異盡己之性則天下之性皆然故能盡人之性蔽有淺深故為昏明蔽有開塞故為人物稟有多寡故為強柔稟有偏正故為人物故物之性與人異者幾希惟塞而不開故知不若人之明偏而不正故才不若人之美然人有近物之性者物有近人之性者亦繫乎此於人之性開塞偏正無所不盡則物之性未有不能盡也已也人也物也莫不盡其性則天地之化成矣

河東侯氏曰萬物資始於天賦與者為命命天之所命也物受命於天者為性性物之自有也草木之不齊飛走之異稟然而動者動植者植天機自完豈非性乎馬之性剛而健牛之性柔而順犬吠盜鷄司晨不待教而知之豈非率性乎

朱子曰天之生物也一物與一無妄 天下無無性之物蓋有此物則有此性無此物則無此性 問性具仁義禮智曰此猶是說成之者性上面更有一陰一陽繼之者善只一陰一陽之道未知做人做物已具是四者雖尋常昆蟲之類皆有之只偏而不全濁氣間隔 人物之生其賦形偏正固自合下不同然隨其偏正之中又自有清濁昏明之異 性者物之所受言物生則有性而各具是道也 物物運動蠢然若與人無異而人之仁義禮智之粹然者物則無也 問人物之性一源何以有異曰人之性論明暗物之性只是偏塞暗者可使之明也偏塞者不可使之通也橫渠言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而卒謂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是也又問人之習為不善其溺已深者終不可復反矣曰勢極重者不可反亦在乎識之淺深與其用力之多寡耳 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或問理同而氣異此一句是說分付與萬物之初以其天命流行只是一般故理同以其二五之氣有清濁純駁故氣異下句是就萬物已得之後說以其雖有清濁之不同而同此二五之氣故氣相近以其昏明開塞之甚遠故理絕不同中庸是論其方付之初集註是看其已得之後曰氣相近如知寒煖識饑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父

子只是他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恰似鏡子其他處都暗了中間只有一兩點子光大凡物事

稟得一邊重便占了其他底如慈愛底人少斷制斷制之人多殘忍蓋仁多便遮了義義多便遮了那仁問所以婦人臨事多怕亦是氣偏了曰婦人之仁只流從愛上去 問人物皆稟天地之理以為性皆受天地之氣以為形若人品之不同固是氣有昏明厚薄之異若在物言之不知是所稟之理便有不全耶亦是緣氣稟之昏蔽故如此耶曰惟其所受之氣只有許多故其理亦只有許多如犬馬他這形氣如此故只會得如此事又問物物具一太極則是理無不全也曰謂之全亦可謂之偏亦可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則不能無偏故呂與叔謂物之性有近人之性者人之性有近物之性者 問性為萬物之一源曰所謂性者人物之所同得非惟己有是而人亦有是非惟人有是而物亦有是 問呂與叔云性一也流形之分有剛柔昏明者非性也有三人焉皆一目而別乎色一居乎密室一居乎幃箔之下一居乎廣庭之中三人所見昏明各異豈目不同乎隨其所居蔽有厚薄耳竊謂此言分別得性氣甚明若移此語以喻人物之性亦好頃嘗以日為喻以為太陽當天萬物咸觀亦此日耳部屋之下室光必照亦此日耳日之全體未嘗有大小只為隨其所居而小大不同耳不知亦可知如此喻人物之性否曰亦善 問氣質有昏濁不同則天命之性有偏全否曰非有偏全謂如日月之光若在露地則盡見之若在部屋之下有所蔽塞有見有不見昏濁者是氣昏濁了故自蔽塞如在部屋之下然在人則蔽塞有可通之理至於禽獸亦是此性只被他形體所拘生得蔽隔之甚

子其他處都暗了中間只有一兩點子光大凡物事

無可通處至於虎狼之仁豺獾之祭蜂蟻之義却只通這些子譬如一隙之光至於獼猴形狀類人便靈於他物只是不會說話 性如日光人物所受之不同如隙竅之受光有大小也人物被形質局定了也是難得開廣如螻蟻如此小便利只知得君臣之分而已 或說人物性同曰人物性本同只氣稟異如水無有不清傾放白椀中是一般色及放黑椀中又是一般色放青椀中又是一般色又曰性最難說要說同亦得要說異亦得如隙中之日隙之長短大小自是不同然却只是此日 人物之生天賦之以此理未嘗不同但人物之稟受自有異耳如一江水徐將杓去取只得一杓將椀去取只得一椀至於一桶一缸各自隨器量不同故理亦隨以異 問人則能推物則不能推曰謂物無此理不得只是氣昏一似都無了 或問人物之性有所謂同者又有所謂異者知其所以同又知其所以異然後可以論性矣夫夫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化生人與物俱本乎此則是其所謂同者而二氣五行細縷交感萬變不齊則是其所謂異者同者其理也異者其氣也必得是理而後有以爲人物之性則其所謂同然者固不得而異也必得是氣而後有以爲人物之形則所謂異者亦不得而同也是以先生於大學或問因謂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是以或貴或賤而有所不能齊者蓋以此也然其氣雖有不齊而得之以有生者在人物莫不皆有理雖有所謂同而得之以爲性者人則獨異於物故爲知

覺爲運動者此氣也爲仁義爲禮智者此理也知覺運動人能之物亦能之而仁義禮智則物固有之而豈能全之乎告子乃欲指其氣而遺其理格於其同者而不知其所謂異者此所以見闕於孟子而先生於集註則亦以爲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物若不異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非物之所能全也於此則言理同而氣異者所以見人之爲貴非物之所能並於彼則言理同而氣異者所以見太極之無虧欠而非有我之所得私也以是觀之尚何疑哉有以集註或問異同爲疑者答之如此未知是否曰此論得甚分明且有條理 二氣五行交感萬變故人物之生有精粗之不同自一氣而言之則人物皆受是氣而生自精粗而言則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無所知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在上物之間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鳥之知孝顧之知祭犬但能守禦牛但能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者所爭者此耳 問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獾之報本睢鳩之有別物雖得其一偏然徹頭徹尾得義理之正人合下具此天命之全體乃爲物欲氣稟所昏反不能如物之能通其一處而全盡何也曰物只有這一處通便却專人却事事理會得些便却泛泛所以易昏 問人與物以氣稟之偏全而不同不知草木如何曰草木之氣又別他都無知了 或問通徹開塞張橫渠

呂與叔說孰爲親切曰與叔倒分明似橫渠之說看來塞中也有通處如猿狙之性即靈猪則全然蠢了便是通塞不同處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如人頭向上所以最靈草木頭向下所以最無知禽獸之頭橫了所以無知猿狙稍靈爲他頭有時也似人故稍向得上 問程子云人與物共有此理只是氣昏推不得此莫只是大綱言其本同出若論其得此理莫已不同而曰曰既同則以分人物之性者却是於通塞上別如人雖氣稟異而終可同物則終不可同然則謂之理同則可謂之性同則不可曰固然但隨其光明發見處可見如螻蟻君臣之類但其稟形既別則無復與人通之理如獼猴形與人略似則便有能解野狐能人立故能爲怪如猪則極昏如草木之類荔枝牡丹乃發出許多精英此最難曉 一草一木皆天地和平之氣 答徐子融曰程子言性卽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張子又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義亦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蓋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人物所稟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異耳若所謂仁則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性外別爲一物而與性並行也然惟人心至靈故能全此四德而發爲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昏蔽固有所不能全矣然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間亦有僅存而不昧者然欲其克己復禮以爲仁善善惡惡以爲義則有所不能矣然不可謂無是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又其形氣偏中之偏

者故理之在是物者亦隨其形氣而自為一物之理雖若不可復論仁義禮智之彷彿然亦不可謂無是性也此理甚明無難曉者又謂枯槁之物只有氣質之性而無本然之性此語尤可笑若果如此則是物只有一性而人却有兩性矣此語非常醜差蓋由不知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為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况亦非獨周程張子之言為然如孔子言成之者性又言各正性命何嘗分別某物是有性底某物是無性底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何嘗有知覺耶若於此看得通透即知天下無無性之物除是無物方無此性若有此物即如來教喻木燒為灰灰陰為土亦有此灰土之氣既有灰土之氣即有灰土之性安得謂枯槁無性也 徐子融謂枯槁之中有性有氣故附子熱大黃寒此性是氣質之性陳才卿謂即是本然之性日子融認知覺為性故以此為氣質之性性即是理有性即有氣是他稟得許多氣故亦只有許多理才卿謂有性無仁此說亦是是他元不會稟得此道理惟人則得其全如動物則又近人之性矣故呂與叔云物有近人之性人有近物之性蓋人亦有昏愚之甚者然動物雖有知覺才死其形骸便腐壞植物雖無知覺然其質却堅久難壞 問曾見答余方叔書以為枯槁有理不知枯槁瓦礫如何有理曰且如大黃附子亦是枯槁然大黃不可為附子附子不可為大黃 問枯槁之物亦有性是如何曰是他合下有此理故云天下無性外之物因行街云階磚便有磚之

理因坐云竹椅便有竹椅之理枯槁之物謂之無生意則可謂之無生理則不可如朽木無所用止可付之爨窰是無生意矣然燒甚麼木則是甚麼氣亦各不同這是理元如此 問竊謂仁義禮智信元是一本而仁為統體故天下之物有生氣則五者自然完具無生氣則五者一不存焉只是說及本然之性先生以為枯槁之物亦皆有性有氣此又是以氣質之性廣而備之使之兼體洞照而不偏耳曰天之生物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為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則又并與其知覺者而亡焉但其所以為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耳若如所謂纔無生氣便無此理則是天下乃有無性之物而理之在天下乃有空缺不滿之處也而可乎 問理是人物同得於天者如物之無情者亦有理否曰固是有理如舟只可行之於水車只可行之於陸 草木都是得陰氣走飛都是得陽氣各分之草是得陰氣木是得陽氣故草柔而木堅走獸是得陰氣飛鳥是得陽氣故獸伏草而鳥棲木然獸又有得陽氣者如猿猴之類是也鳥又有得陰氣者如雉雞之類是也唯草木都是得陰氣然却有陰中陽陽中陰者 問動物有知植物無知何也曰動物有血氣故能知植物雖不可言知然一般生意亦可默見若戕賊之便枯悴不復悅懌亦似有知者嘗觀一般花樹朝日照耀之時欣欣向榮有這生意

皮包不住自迸出來若枯枝老葉便覺憔悴蓋氣行已過也問此處見得仁義否曰只看戕賊之便彫悴亦是義底意思 看茄子內一粒是一生性 樂菴李氏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宇宙之間一切所有之物皆具天地之性虎狼有父子之仁螻蟻有君臣之義唯鳩有夫婦之別鴻雁有兄弟之序鶴鷓有朋友之情若此者豈非天地之性而人獨為貴者何哉物得其偏人得其全也 南軒張氏曰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物化生人與物俱本乎此者也原物之始亦豈有不善者哉其善者天地之性也而孟子道性善獨歸之人者何哉蓋人稟二氣之正而物則其繁氣也人之性善非彼命受生之後而其性旋有是善也性本善而人稟夫氣之正初不隔其全然者耳若物則為氣所昏而不能以自通也惟人全夫天地之性故有所主宰而為人之心所以異乎庶物者獨在於此也 北溪陳氏曰人物之生不出乎陰陽五行之氣本只是一氣分來有陰陽陰陽又分來為五行二與五則管分合運行便有參差不齊有清有濁有厚有薄且以人物合論同是一氣但人得氣之正物得氣之偏人得氣之通物得氣之塞如人形骸却與天地相應頭圓居上象天足方居下象地北極為天中央却在北故人百會穴在頂心却向後日往月來只在天之南故人之兩眼皆在前海鹹水所歸在南之下故人之小便亦在前下此所以為得氣之正如物則禽獸頭橫植物頭向下枝葉却在上此皆得氣之偏處人氣通明物氣壅塞人得五行之秀故為萬物之靈物



氣塞而不通如火烟鬱在裏許所以理義皆不通性命只是一箇道理不分看則不分曉只管分看不合看又離了不相干涉須是就渾然一理中看得有界分不相亂所以謂之命謂之性者何故大抵性只是理然人之生不成只空得箇理須有箇形骸方載得此理其實理不外乎氣得天地之氣成這形得天地之理成這性所以橫渠張子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塞字只就孟子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句撮一字來說氣帥字只就孟子志氣之帥句撮一字來說理人與物同得天地之氣以生天地之氣只一般因人物受去各不同人得五行之秀正而通所以仁義禮智粹然都與物異物得氣之偏為形骸所拘所以其理閉塞而不通人物所以為理只一般只是氣有偏正故理隨之而有通塞

### 氣質之性

程子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

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固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問生之謂性與天命之謂性同乎曰不可一槩論生之謂性止訓所稟受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也今人言天性柔緩與剛急皆生來如此此訓所稟受若性之理則無不善曰天者自然之理也氣之所鍾有偏正故有人物之殊有清濁故有智愚之等形易則性易性非易也氣使之然也問人性本明其有蔽何也曰性無不善其偏蔽者由氣稟清濁之不齊也韓退之說叔向之母聞楊食我之生知其必滅宗此無足怪其始使稟得惡氣便有滅宗之理所以聞其聲而知之也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無此患

廣平游氏曰氣之所值有全有偏有邪有正有粹有駁有厚有薄然後有上智下愚中人之不同也猶之大塊噫氣其名為風風之所出無異氣也而呼者吸者叫者號者其聲若是不同以其所託者物殊形爾因其聲之不同而謂有異風可乎

龜山楊氏曰人之資稟固有不同者若論其本則無不善然而善者其常也亦有時而惡矣猶人之生也氣得其和則為安樂人及其有疾也以氣不和而然也然氣不和非其常治之而使其和則反常矣其常者性也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橫渠說氣質之性亦云人性有剛柔緩急強弱昏明而已非謂天地之性然也今夫水之清者其常也至於濁則沙泥渾之矣

沙泥既去其清者自若也是故君子於氣質之性必有以變之其澄濁而求清之義歟或問人有智愚之品不同何也上蔡謝氏曰氣稟異耳聖人不忿疾于頑者憫其所遇氣稟偏駁不足疾也然則可變歟曰其性本一安不可變之有

朱子曰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天命之謂性命便是誥劄之類性便是合當做底職事如主簿銷注縣尉巡捕心便是官人氣質便是官人所習尚或寬或猛情便是當應處斷事性只是仁義禮智所謂天命之與氣質亦相衰同才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相離若闕一便生物不得既有天命須是有此氣方能承當得此理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天命之性本未嘗偏但氣質所稟却有偏處氣有昏明厚薄之不同然仁義禮智亦無闕一之理但若惻隱多便流為姑息柔懦若羞惡多便有羞惡其所不當羞惡者且如言光必有鏡然後有光必有水然後有光便是性鏡水便是氣質若無鏡與水則光亦散矣謂如五色若頓在黑多處便都黑了入在紅多處便都紅了却看你稟得氣如何然此理却只是善既是此理如何得惡所謂惡者却是氣也天命之性却無氣質却無安頓處且如一勺水非有物盛之則水無歸著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所以發明千古聖賢未盡之意甚為有功問天命之謂性只是主理言纔說命則氣亦在其間矣非氣則何以為人物理何所受曰是人之所以生理與氣合而